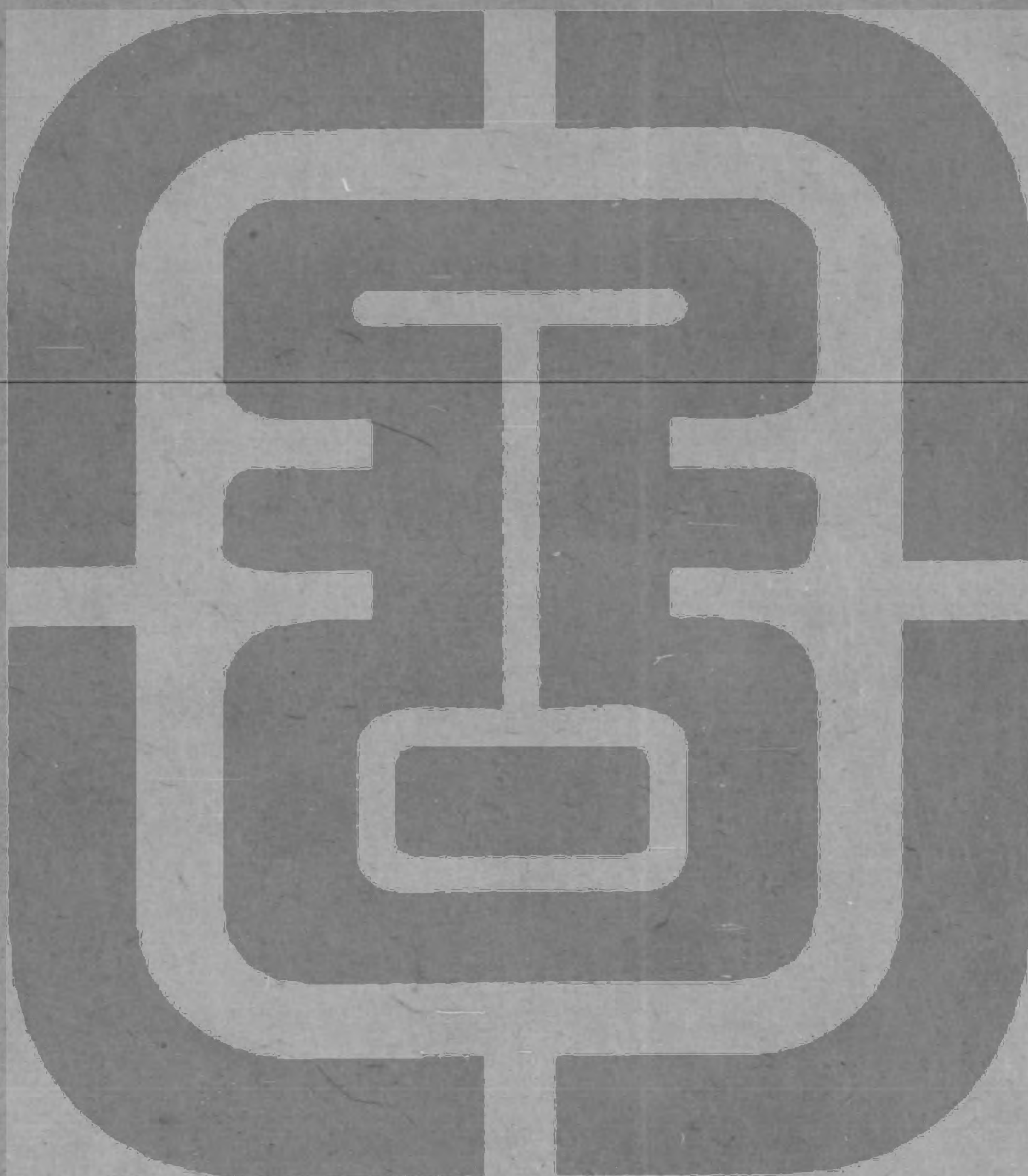


十二



復社危機

崇禎十五年七月給事中姜埰疏言臣讀易
之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
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古文章興獄事不
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盛爰有復
社之名敢云人盡才能要而論之闡明經史
說情講誦其間即有二三士懷古憂時慷慨
持言扶進正論啖犯盛臣者或亦規勉大義
匡翼明時非盛世所宜諱也如以為分外狂

誓宋臣范仲淹不自其為秀才時以天下為
己任乎乃自罪輔密承衣鉢事類坑儒不曰
訐謗即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
疵必求嗟乎罪輔固未之深思耳夫所貴乎
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事苟害治縱
使緘舌亂靡有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草猶
有屈軼宋時太學諸生佐關朝政假使大臣
壅塞專固嚴猛迫促民力屈絕當時小臣不

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
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
臣迂躬循省豈盡無過若空言賈罪立陷阱
機卒使投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橫
議申屠絕梁碣之踪抑亦過矣且罪輔亦知
天下之事士子不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
簦之時未紱簪筆之日總此人才國家累世
育養幸有經術明湛之儒指陳切隱裨益上
理士苟不改古今治亂之端當世得失之故

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
多事忤權奸者輒為狂生幾何不輕學校而
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校可輕始而畏詭口
者繼而諱文事師儒可罷始而廢社課者繼
而壞文臣其于皇上愷悌作人久道化成之
治不大傷哉日今鄉會兩試正文消長之時
伏祈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為危
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社之禍始于周之變
之誣訐張漙也張漙一代著述之手砥礪名

行柳衷古今不幸齎志以歿天下惜之時見
臺臣劉熙祚疏請表章聖學幸蒙睿鑒併祈
皇上予以易名之典以重文學之臣詩曰古
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臣為皇上頌之矣

選設九嬪

崇禎十五年七月諭九嬪之設原贊宮闈內
政祖制選擇典禮甚脩迺因中外多事未忍
舉行朕登極十五載從未輕進一人第宮中
禮節殷煩如郊廟寢殿庖膳等事均不可缺

人料理選嬪備官典難久廢着即遵昭舊例
傳諭京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
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純良家族清白容
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廝役等項及已
聘定者俱不得溷冒取罪仍于明春舉行該
部即行傳飭其在內諸司也著預辦錢糧不
得違悞特諭

給事中光時亨疏曰臣聞邸報恭捧聖諭倚
諭京城內外各衙門預進良家子女純良清

白容貌端潔者以充九嬪臣聞九嬪載在周
禮寧闕宮闈重以祖制且以崇飭夫郊廟寢
殿庖膳諸禮節皇上此舉政為動合天人豈
其或忘風愆之箴怠荒之戒有煩于外庭小
臣過慮者乎顧臣愚以為朝廷之事有緩有
急有逸有勞明主圖其急而舍其緩趨其勞
而遠其逸是以至誠不息久道化成終厥盛
治焉方今外憂內患海內騷然而臣民猶尚
帖安可恃無恐者良以皇上親賢納諫凡郊

社大典何一不舉行兵農大政何一不釐覈
且好學攷：朝覽章奏夕討經史講誠正之
道為修齊舉青宮之毓德二王之蒙養皆于
皇上式觀身極是以九邊將吏四海窮黎聞
聖躬之不自暇豫如此以為天時人事必相
感召終致泰平故雖塗膝腦以事枕戈而不
避罄膏血以供飛輓而不怨也乃于脩省渙
號屢頒之日忽傳此詔在皇上稽諸典彙考
諸往牒其難其慎而後為此諭萬無稍有即

安致弛宵旰但恐宮府外或有不善仰承聖
意將毋從此各懷宴樂遂忘外患乎則臣
且慙：懼矣臣嘗讀史書逸樂之儆載在禹
謨女謁之盛嚴于湯責見古盛世君臣無一
時一事不交相警惕以皇上同符禹湯克艱
厥后何刻少忘即臣今莊頌聖諭有途因中
外多事未忍舉此朕登極十五載從未進一
人之語則皇上前此殷憂何如敬慎計今雖
朝端清明衆正登用然中外多事仍如昔也

不敢謂灾沴不現而時和年豐也不敢謂矯
命不行而師武臣力也不敢謂剝復無虞而
小往大來也不敢謂姦宄潛銷而內安外攘
也不敢謂野無不歸之鴻地無不耕之土而
興屯墾荒遠有成效也有一于此即不可謂
之已安已治乃十五年未忍行者而今行之
竊恐大小臣工或誤認多事之日遂為無事之
日也昔高皇帝大宴功臣憊、不忘艱難謂
人之嘗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夫功成

極治之際祖訓尚如此而況今日乎且聖諭
飭在內諸臣也着預辦錢糧臨期應用皇上
富有天下寧惜此費顧臣又以為節儉之端
先行自上今戰士長征飢民露處因額賦告
匱內帑之發絡繹不絕憂時者尚恐其難繼
無以極此無衣無食之民應此呼庠呼癸之
士而使計臣竭蹶于茲典禮或亦于急先務
之道可再籌也臣猶記天啓年間訛傳選嬪
民間子女嫁娶幾空婚配非偶後不勝失所

之嘆今聖諭分別甚明且不過止及京城內
外而傳之遐遠恐有奸民藉此煽播兵荒流
離之餘難復堪此皇上視民如傷嘗慮匹夫
匹婦有不被澤臣有所未安于衷又仰見皇
上不即速行尚待來春之至意何敢不明白
入告伏望收回成命俟流寇削平之日然後
肇舉則睿慮益勤于講幄臣鄰益惕于幾康
邊亡益奮于死綏小民益勇于供賦舜業克
兢愈加昭著將震醜既遠豫樂可成所謂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于皇上
飢溺罔民之聖衷為大愉快矣人臣愛君必
于其漸臣幸際昌言不韙之時區區愚悃伏
乞聖明鑒宥

奉先祀廟

崇禎十五年八月文華殿日講畢手諭閣臣
曰朕恭視太廟奉先殿祖廟帝后神位不覺
孝念愴感端為祀廟英廟之孝肅皇后憲宗
之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終歲無一祭也見廟

世廟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穆廟之孝安皇后孝定皇后神廟之孝靖皇后光廟之孝和皇后孝繼皇后忌辰不得設祭服青也在太廟殿宇三層皆九間前殿時享祫祭之所中殿見廟後殿祧廟皆同堂異室一帝一后而十位繼后聖母不與焉此大禮不敢輕議在奉先殿一層九間亦同堂異室見廟帝后及七位繼后聖母咸在焉時享大祫行礼于太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忌辰等典禮皆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忌辰等典禮皆

有祭祀獨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不得設祭又不得服青若祧廟三位繼后聖母終歲諸祭皆無此朕孝思所以難已也今謹察供奉各殿則有神霄弘孝本息奉慈怡神等殿朕親行相度惟本息殿規模大濶欲命所司改建殿宇二層每層九間亦同堂異室供安祧廟德祖以至孝宗九廟于前殿而孝肅皇后孝穆皇后孝惠皇后恭炤奉先殿例供安行家人禮惟每年大祫禮畢躬行一祭後

殿以脩將來祧請之殿其世廟孝烈等七位
繼后聖母逢忌之日宜否設祭服青昨見該
部阮奏似尚未晰此意故再諭之

圖五幅

太廟前殿不開外

一為中寢殿位次九室一帝一后

一為後寢殿九室則祧廟也德懿熙仁及仁

宣英憲孝共九位亦一帝一后

一為奉先殿見供座次太祖成祖睿宗武宗

皆一帝一后世宗自孝潔后外有孝烈孝

怡二后穆宗自孝懿外有孝安孝定二后

神宗自孝端外有孝靖一后光宗自孝元

外有孝和孝純二后熹宗則后尚存也

一為奉先殿怡神殿六宮五所仁壽殿本恩

殿總樣

一為常盛庫改造殿宇配殿閘牆閃樣

給事中沈胤培疏言禮以祖宗所定者為尊

議以經傳所依者為正伏臣莊誦諭札以祧

廟贈后三位終歲無一祭見廟繼后聖母七
位忌辰不得設祭服青孝念難已欲將本思
廟改建殿宇二層供安已祧九廟帝后而祔
三贈后于其中及見廟繼后聖母逢忌之日
宜否設祭服青煌、天語既昭示以太廟大
禮不敢輕議而又通着部科同太常寺折衷
情制詳酌典儀微臣拜揚明命敢不畢竭愚
誠用光聖孝夫禮有萬世之經有一時之權
經者推之祖宗而準比之經傳而符如太廟

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后是也權者祖
宗所已行而禮緣義起經傳所不載而儀以
情隆如別殿之專享奉先之祔安是也今日
舍祖宗所定之禮而別求所為禮舍經傳所
依之議而別求所為議有萬、不敢出者臣
請盡言無諱可乎考古無奉先殿之制太祖
以時享未足孝思特仿前代原廟神御殿之
意而建奉先殿于乾清宮之左成祖率循無
改雖日用嘗饌行家人禮而太廟以象外朝

奉先殿以象內朝凡節忌祭告太常題知光祿供獻禮未嘗不嚴且重也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廟寢殿其祔祧迭遷之禮亦如之禮又未嘗不明且脩也孝宗以孝穆紀太后不得祔太廟奉先殿別建奉慈殿薦享既以避尊復以專敬仁至義盡千古為昭嗣孝肅周太皇太后崩孝宗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議祔廟禮一則曰事湏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再則曰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

有毫髮僭差卒祔孝莊錢皇后于太廟奉先殿孝肅則祀奉慈殿中室移孝穆居左世宗追上孝惠邵太后尊號亦祀奉慈殿居右嘉靖十五年諭禮官以三后主既不祔太廟又不祔陵殿似黜之非親之命會議以行禮官言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祭于寢斯禮之正孝宗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于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于孫則止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

私祖母也今于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但祧義惟遷主是而遷祧陵殿歲時祔享尤為曲盡非前代所及世宗從之罷奉慈殿祭二十九年祔孝烈方皇后于太廟時以孝潔係元配持議久而始定穆宗即位仍祔孝潔太廟而祀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孝恪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曆三年諭禮官以孝烈孝恪宜奉于奉先殿祔享部察嘉靖十五年議祔陵殿不議祔

奉先殿神宗曰奉先殿見有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位係我皇祖定宜遵炤祔安不必另議并罷弘孝神霄之祭自是繼后贈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為成例矣當孝宗始建祧廟暨世宗再正太祖南向之位爾時明、穆、酌古斟今豈不念太廟既有祧廟奉先殿何無祔殿良以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禮有不得不降情有不得不殺先儒嚴陵方氏曰王者之于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

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是故宗廟之禮繇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斷以先王之義無敢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今欲建祧殿二層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祧殿名乎抑以何名乎無論官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且前長祧遷之

神位供安何所如送陵殿無迎回大內之理若更製焉即神位與神主不同十數世之後重取久祧之神位而題之不可也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止曰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耳未聞祧亦以九為數而預計增加也昔殷高宗為中興盛主彤日有雉雉之異祖已戒其典祀無豐于昵而傳說亦云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子思子曰先王之制禮

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禮
稱王母不配言有事子尊可及卑有事于卑
不敢援尊也皇上孺慕徹于重玄孝思通于
錫類然帝后之尊卑罔數即典祀之疏數無
違在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于列后在列
后宜俾孝享而未免抑于祖宗如魯立武宮
煬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已久不宜立
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義而哀公三年書
桓宮僖宮災桓僖親盡矣宮何以存志其災

以咎其復也皇上試以祖宗所定合之經傳
所依今日既詔之國人他年將垂之青史可
目內殿之禮非外廷之禮比哉况祧廟三后
但不得祭于太廟奉先殿而陵祭遣官焄蒿
之感原未嘗不申必追罔極而事如存則立
別殿以專祀聖母揆之閔宮之文奉慈之建
廟為合禮并忌日設祭服青似宜分別久近
稍避祖宗統俟聖明詳察

崇禎十五年八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語
曰百年之計在于樹人得一人而可保百年
者政為道德相承氣誼相引規隨表景針鋒
不易彼爭炎競熱者豈有遠心附影呈身者
必非嘉士所以始進不端木流愈下又孰計
其誰為後日保任者故總齊袖領之司少見
貞方沉退之士其所由來者遠矣往者每省
缺司官多于臨時諮訪大端才有力者得之
皆非無因即以廉卓入旋以婪賄敗十嘗五

六求一後來挺然自樹不甘願指磊磊落落
一毫關節不通苞苴不入者實罕見也臣請
立為諮儲之法各省直不論其缺與不缺兩
直各諮訪四人每省各諮訪二人自三年俸
起收單後註之于冊舉主併載登呈御覽凡遇
推用過一人即諮補一人而總之以其鄉評
合之宦績本部從而細加諮詢必其孤清介
持品行端方兼有文采者而後定為舉首待
後遇缺遽補不拘前序或有資俸已深推用

不及者如遇行取不妨即為臺省之用若其人清而有執士論所歸不妨多任一年若雅自脩飭氣骨未堅不妨聽其例假再加磨鍊若才守平常不堪華選即與量陞改調若既用之後廉隅不謹敗壞饋事者舉主亦應與之同其清濁蓋其姓名久在御前不敢隱不敢私也兩新之後舊有賢者則當起舊若非大賢用新亦可舊者亦當酌量升轉不得淹置但使頑鈍汚濁之風欲自銓司一變耳然

而銓司之官鮮有善完固繇自愛者少亦繇把持者多把持不遂則媒孽隨之以後貪污不簡與顛倒銓法有乖公論者正須言路之彈擊若本無關敗挾私故詆巧為傾陷者則亦當明白告之皇上議以考功之法駁正可把持則不可耳而至于不時請下朝房討陞討缺之輩即司官之少有志節者亦不妨聽其隨時入告無德能剛當必有毅然而興者若司官隨人統指必與同汚臣部堂豈不能

奉皇上之三尺并議其後哉

薦故庶常

八月御史劉熙祚言故庶吉士張漙力學砥行富于著述上命將所著書抄本進覽

講筵肆赦

崇禎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文華殿日講

官丘瑜講師勢之始章帝問咸英韶濩瑜對是四代樂名帝曰子在齊聞韶即此樂否瑜對曰即此韶樂帝復問閔睢之亂字瑜對

是樂之卒章帝曰當時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等契合因顧問輔臣前諭禮部舉知樂之人曾有之否對曰未有帝曰古樂亦尚可復又問張漙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好秀才帝曰張漙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免惜之不然張漙已死說他亦無用帝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張漙黃道周皆有此偏只是

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帝默然德璟言前黃道周蒙皇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帝微笑景昉言永遠充軍子孫要世世承當也極可憐延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向前奏章皆係親手寫的德璟言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各本有一篇文字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頌聖德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璟言

頃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知樂姓言道周無不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不可及德璟言臣與道周同年他登第後多徒步往來至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得帝不答微笑而已翼日手勅云昨先生每面奏永戍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

宜作何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延儒
等奏黃道周為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
迂疎是其所短然而本心則願為君子素矢
忠孝者至于博通典籍貫串古今刻苦廉隅
摘吐詞藻實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
心之處是以譽望翕然但向來未經追琢每
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已
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
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于目擊者近日恭

觀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愧固陋
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
詞臣職掌遂率陳奏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
其改悔而軫及于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
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播之海內傳
之奕世有不歡呼讚歎我大聖人之舉動超
出尋常萬二者乎始得道周原職是詹事府
少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還其故秩以脩
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從道周

起見也

發帑貯穀

崇禎十五年八月諭朕頃集廷議嘉意興屯
已有旨配定規制次第舉行念明春耕播急
需籽種事屬創始不忍重累民間今歲事當秋
成畿輔河北一帶在在豐稔正可及時收糴
儲侍特發御前銀十萬兩為買籽種之資爾
戶部即議檄行該撫按分給州縣責成印官
召買嘉穀收貯倉廩完日報數脩察俟設有

專司就近支動該撫按推廣朝廷德意必須
設法措處多方積貯歲豐既可平糴穀賤不
至傷農公私兼濟莫善于此其差官解送未
盡事宜爾戶部還詳議條例來看

文昭閣直房

崇禎十五年八月帝早朝後登文昭閣即御
德政殿召對閣臣周延儒等言國初弘文館
在禁中閣臣對弘文館國初設在思善門內
帝曰然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

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人
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闕臣等對皇上講學勤政真得堯舜心法帝
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
對言用人理財俱明明德內事大學一書只
是明明德帝首肯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蔣
德璟對外面各處都宜積貯本色高皇帝原
設有預備倉令省直州縣專貯本色以待荒
年之用今預備倉只是空名帝曰屯田也要

緊因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
閣臣對近來自董家河起即用泃河不用黃
河一路較平穩帝曰是泃河又言京中運糧
車戶之苦閣臣對車戶腳價原有輕齎銀可
用只須給發得好外面百姓尤苦練餉加派
須是漸減省帝默然遂賜茶餅而出翼日
令于文昭閣左右創設直房云

定經筵之時

八月上諭禮部經筵大典禮宜嚴肅以後

定于辰時行供事各官炤日講例着文書
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悞該部即行傳飭
特諭

豫省之變

崇禎十五年九月河南開封府陷于河士民
溺死數十萬按開封為宋故城取許州立土
和灰以築內外皆砌以堅甃至明太祖欲移
都于此益加增築其西一面內皆積石所謂
夷門也賊李自成久垂涎于此先于十四年

二月率大賊來攻巡按御史高名衡祥符縣
知縣王爕設法死守相持月餘城上箭砲傷
賊無數適李仙風督諸將馳至賊遁去周王
恭枵捐銀五十萬以餉守陴者其大砲則舊
令孫承澤在任時募舊薊遼總督曹文衡家
下幕客所製又得其裝放之法令廢并司民
範等習之故卒收其用十五年正月李自成
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力禦之
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仙鎮聞左

良玉兵至而遁至是年九月復率諸賊突至
不復攻城設長圍以困之城內食盡高名衡
與推官黃澍議城不能支不如引黃河水灌
賊且水泊城下可以通餉道共啓周王然之
乃使人掘堤不意水大至潰城而入街衢水
二丈餘士民溺死數十萬名衡乘水舟至滅
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出西城樓督師
侯恂以舟迎王卜從善以水師至城上黃澍
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宋家寨賊

移營不及亦沉其卒萬人事聞帝念防守勞
苦不深罪但罷名衡官召黃澍入京喜其口
辨授御史

差御史黃澍賫銀賫卹宗民諭曰朕自維涼
德不能積誠上格穹蒼以致中原寇氛汴堤
潰決藩王群宗下及士紳百姓困頓流離深
可悲痛又念數月圍困以來賴王捐資鼓勇
暨在事文武軍民嬰陴固守勞苦忠義尤可
褒嘉茲特發御前銀十萬兩即著御史黃澍

押齋前去內將三萬兩特賜周王以脩宮眷
供億之需其餘七萬兩仍聽澍與該撫按酌
量分派首察郡王宗室見存若干分別賙賚
傷亡的察其有無眷屬均行給與次察見在
汴城守兵併遷徙河北飢民若干一体犒賑
用副朝廷恤災惠窮至意其該撫鎮而下有
功人等除另議叙錄外也著分別賞賜用示
旌酬至蒲城數十萬生靈協心堅守抵死不
渝義憤堪憫亦當設壇致祭以慰忠魂其中

未盡各項聽^撫按官便宜支用事竣造冊奏銷
特諭

憲臣建議

崇禎十五年十月左都御史劉宗周起用到
京上言六事曰建道撥京師首善之地先臣
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
政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
死柰何以死惧之焚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
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以崇國體大臣自三

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議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于僇辱之中不忘札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賍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帝是之

積分送考

崇禎十五年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積分監生姚弁等比例乞考推知先該臣部具覆因奉有本內與國初之典未可同語是何緣故還著察明奏奪之旨該臣部覆察得國初積分之典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必陞至率性堂方許積分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歲內積至八分者

為及格方與出身是其間經年累月磨練作
養蓋以考其才更以課其行也今之積分雖
經國學按月課試要不過擇其文理咨部候
考其於陞至率性積分八分之典制實未如
式所以有今昔不同之論耳在臣部仰俸皇
上作人盛心故再加考試以上卷量取通判
次卷取授州同在後治行超卓不妨一体優
異在今不可謂之非出身矣察國子監咨送
積分除南監題咨積分徐孚遠等十名內見

在候考有于元愷孔亦昭二人外其北監於
十四年十二月咨送姚弁升等十二名十五
年七月咨送李繩美等十名閏十一月又咨
送蔡尚賢等三十六名往例每歲咨送不過
一次每次不過數名今則一歲之中咨送三
四次一次送至數十名則濫矣課其文藝且
未必優况言積分而又槩希正選妄覬清華
此尤未可輕徇者也但既經監臣咨題前來
相應覆請將咨到監生炤禮部原題臣部嚴

加考試如果才學優長堪脩任使者炤舊授以通判州同職銜只如往歲收取之數平嘗者授以監生本職其有文理繆者撥回該監肄業俟歲終及格再為彙送以後積分之法如欲永行每歲止可咨送一次每次不過十名庶限制有定不敢濫觴可也允之

章疏日繁

崇禎十五年十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辦事垣中察本科發抄底簿見近日章

疏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曆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夫議論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神廟時並不及我皇上臨御之初多矣蓋議論者精神之薄也意念外馳則力量中歉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審奏日多則邊防愈壞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啓事日多則人才愈錮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我皇上勵精圖治銳意太平第一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

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須從六曹大臣始蓋
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大紀大利
大害于是寄焉膺其任者果能公忠体國殫
力救時不顧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
可為也乎何必倣小臣日上幾疏徇人情日
覆幾本然後為能盡厥職也應議覆應立
仍照舊制則章疏之省不知凡幾矣繇此而
論臺諫之臣是以言為責者也畜狸欲捕養
鷹欲擊言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

恩之奏薦典據風聞而糾一二小吏則宜禁
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職
掌黽勉圖之日不遑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
白凡疏不經堂印代題則宜禁此亦省章疏
之一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情事自應時時
奏聞若錢糧之起解叅罰之開復官員之更
調行間之零級小捷事關該部者應行咨
達部若瑣事驟行齎瀆則宜禁此亦省章
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迨因廉耻

道喪人希進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訟
凡此者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又如
內外臣工凡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事平
心靜聽上俟皇上之鑒裁下俟舉朝之公論
聞言勝氣激辯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
端也有此數禁議論日減我皇上批荅之暇
時御文華殿召二三大臣商確政事講求理
道務令朝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清簡
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鑒納施

行

建文鉅典

崇禎十五年十月給事中沈胤培疏言竊見
駙馬都尉鞏永固一本奉旨着談部科詳酌
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脩明舊章無幽
不闡請謚建文于此日真千載一時殆祖宗
舍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
祖子木為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
文君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

統順系明生為金漢玉牒之主沒含斷蓬
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
子禮葬遺官致祭輟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
廢其祀可知也恩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于
建文者宜祀矣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
於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
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之私
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
謚建文而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親親

固當視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
刊暨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
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並形奏辦乃
景泰附錄改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
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謙覆科臣楊天
民臺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事蹟着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
其慎越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
編年不帝而何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

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微稱與修其
祀典事本相因禮原一貫合先從諸臣之章
奏神宗需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
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令孺子
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為少帝
乎位號依然并未如景泰之追廢為郕戾土
也且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
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泯
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

無光而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
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
以承祧有主即冢君避野原無傷太祖之心
况一脉相傳則繼体開天更遞禪文皇之緒
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
禹遠希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追体神宗褒表
忠菟之意則臣有四說于此察改實錄令建
文自為本紀無溷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
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攷尋成祖

禮葬之蹟因以表為陵園二可議也倣恭
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
三可議也即園為寢而春秋二饗掌于南奉常
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
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
念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心
此矣

誅兩罪璫

十月御史王孫蕃糾總監劉元斌言賊在邾
洛元斌遠避歸德縱兵大掠殺良冒功上命
誅之然未得旨元斌即奏辯以司禮監王裕
民漏洩並誅之

會推典例

崇禎十五年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舊
制九列三品以上大僚及督撫有缺皆會九
卿廷推所以示爵人衆共之公亦以廣耳目

不逮之助也而督撫一官尤為地方緊要察
會典內一款凡巡撫都御史缺會戶兵二部
推舉蓋重錢穀故幹辦之才叅之司農重軍
旅故折衝之寄叅之司馬察見行事例大僚
廷推九卿官咸典科道例不推舉而吏部河
南道皆得先期典聞屆期會推六科掌科十
三道掌道亦駢集畫題仍是推舉不當者
聽其當面駁正之意而從未見其有駁也崇
禎十年該本部題為聖明之治甚殷臣子之

宣接下
奉行一頁

奉行宜力事凡會推大僚九卿官不到者聽
本部題叅乃遵行未久輒多托故不赴當此
時事多艱所在紛擾督撫之選尤難兼才或
素著清執未經軍旅或才堪兵事未肯恤人
或品直而局小或意廣而用疎或辦邊禦寇
互有短長苟非再四審量何能隨用輒效究
之糾彈多在事後其實成敗亦難論人蓋繇
知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請自今以後遇缺
應推者先一日本部將地位相近才望相應

之人不論內外盡數開列姓名並推各官每人先送一單各隨生平真知真見即于單內匿正陪二人每名下各註應推緣繇數字不知者免註收單完本部將圈註姓名就中斟酌定用二人入朝會推科道官有見以為不稱者即將所以不稱之故當面駁正無嫌矣同至於邊要督撫推用尤係兵部職掌保任之責該部自無可辭推䟽上將舉主姓名並例䟽內餘俱列于䟽後如會推之日應赴不

宜接前一頁

赴許臣部遵昭明旨題叅以聞倘臣部膠執已見不先與聞不悉公論者臺省自當執簡以爭毋臨時畫諾而事後譏評徒悞因事無益也然亦有衆議僉同閣臣看詳以為不可者亦望閣臣開列不可之故恭請聖裁

京東時政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行人司右司副熊開元䟽言臣因大敵縱橫名城屢嘔聖主獨憂

不勝感憤輒于御前恭請獨對蒙皇上允臣
所請召臣入德政殿對諸臣已退惟輔臣尚
在臣復引尚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及
周易所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
輔臣暫退臣之意非有所私益以皇上隆重
師保賜之坐論為帝王盛事不欲以小臣而
相指斥傷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奔
乘臣發論借端蔓引為一網仁賢之計故願
密白皇上請皇上虛懷博稽所謂成君德存

宜接前一頁

國體惜人才愚忠固若此也及輔臣請退
皇上不允臣不得不畧陳大義然非臣初
意矣奏畢欽蒙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對前
屢蒙天語威嚴咫尺恭譯不詳不敢妄述
祇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聞臣奏云皇上
天生仁聖決可以致中興孜孜求治凡十
五年而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乃廷臣不
以此故入告皇上皇上亦不以此故下問
廷臣所講求惟是兵精餉足勵勦四方

不揣其本而末是圖皇上雖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求天下之治徒費聖心無
益也何也天下之亂不始于邊與腹治天
下亦不在乎寇與靖邊朱子曰天下之
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此
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但拱手而聽
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勝
用也此一二人不得入如庸醫誤入危在旦
夕使主人到處求方到處求藥已為失筭而

所得之方所得之藥又必與庸醫商而用之
不至于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天下之亂殆
有甚于今日而堯不憂惟以不得舜為已憂
急先務也夫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是有道焉
嘗詢之九官詢之十二牧矣又必釐降二女
察其衾影之安而後畀以大位誠慎之也孟
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
之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凡數十人先朝置輔

之多未有如皇上者然或得之師卜或取之
立譚或拔之會推不過皇上賢左右皆曰賢
如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皆曰賢國人皆
曰賢也以皇上股肱心膂之寄而任用之易
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禍天灾
迄無廢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罷之
所敗壞已不可救藥矣今幸殷憂啓聖令大
小各官得下時面奏然而輔臣在左右誰敢
為異同不過口食之計一枝一節其于輔臣

之得失未嘗敢置喙焉夫朝廷設官大小相
維何以雷同迨至于此蓋昔日輔臣繁刑厚
歛屏棄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攻之今日輔
臣釋繫囚蠲宿逋起廢籍奉行德意方有以
于聖德有功于人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
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而攻之臣於
甫臣皆有交而無怨但目擊宗社蒼生不覺
君臣之義重于友朋故不顧死生布其心腹
伏願皇上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即以所

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間輔臣之心
事可明諸臣之流品亦別於以察吏安民則
官當一肅於以誅克除暴則壁壘一新天下
之治端在于此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
相狃于情面賄賂之中雖民窮盜起失地喪
師皆得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臣亦不
軍興旁午之秋容有小人挾私罔上如聖諭
所云者臣不當妄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感
事激衷不覺言之過切實無所私伏乞皇上

俯賜憐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輔臣感
激恩禮奮起精神修明賞罰殄茲蠢醜使臣
言不中社稷之福也臣雖身蹈斧鑕有餘榮
矣

責躬啟臣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諭朕以涼德恭承天
也祖宗付託君臨天下十五年於茲比者菑
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爰宵旰靡寧實皆
朕不德所致也君為臣綱乃庶幾根本凡為

臣子以忠孝事君父亦當如朕之事天地祖宗罔敢不誠朕不能仰承天意除暴安民罪在朕躬弗敢自寬自今日為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務期迅掃逆類蕩平流寇稍贖罪戾恭惟二祖舊制日嘗朝見羣臣裁決政事朕今率循成憲除門朝始例應免日期傳免外餘每日視朝畢勲戚文武諸司等官有欲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敢有壅蔽阻當者定以奸欺

論斬言官以言為責稱朕非易緘默不言及言而不當似屬溺朕若有過首宜匡繩方是責難之恭諸臣中有大奸大利自當查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者固多挾私偏執更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為人出缺種之情弊難以枚舉每遇會推皆稱堪任受事未幾輒復糾彈邊臣尤與腹裡不同若議論太多何從展布前頒憲綱面諭已明以後俱着祇遵奉行有違玩的降調

斤革必不姑貸迺者烽火生郊各督撫鎮將
苛官若能出奇制勝擒渠殲從即為異苛大
功立畀厚賞爵拜通侯決無少靳其能剪哨
鵬剿張疑設伏多方撓擊使敵晝夜疲困亦
為奇功亦與破格升賚如或逗怯踈玩致誤
事机定以軍律正法大賞大罰斷在必行
未能遠引前代只在近師二祖聖德神功文
昭武烈當時國勢尊崇宇宙和寧禎祥疊降
四裔來王宏模其在朕雖庸疎不敏敢不凜

遵大小諸臣無忠君愛國之心俱當以戒
敵除凶為事知者效謀勇者畢力富者輸財
能者盡職卧薪嘗胆協佐中興何憂敵寇不
平天下不治已經面諭茲特通諭頒示俾各
知勉勵無負朕罪已求言克艱圖治至意欽
哉故諭時給事中姜琛以兵警守門見諭上
疏曰皇上脩省罪己又致誠言官唯視言官
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却安敢謂盡
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上上何所聞

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墜閉天聰誰為皇上言哉疏入帝怒甚下諭熊開元革了職著錦衣衛掣去究問姜採革了職錦衣衛掣去北鎮撫司著實打問

是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發朝畢御中左門召對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帝諭科道官來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奏臣等識見庸淺

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言之不當或言之過激又蒙皇上一槩優容以致諸臣忘其愚賤輒有賂瀆如同官姜採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採作令清苦居官勤飭身體孱弱多病伏懇聖恩寬宥帝曰目今流賊四犯將及兩月既不能截之于外又不能勦之于內任其焚劫淫掠慘不忍言爾時聖容惻然垂涕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只以優容為言前日御史王孫蕃叅內臣二裕民即時

正法何嘗不納言初九日朕諭旨有一段申
飭言官爾等各宜警省無則加勉有則改之
姜垞不遵朕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處爾言
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敢言敢于欺藐二十四
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
章奏不得不於姜垞疏上一問言官為執
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正人文武大小諸臣
各盡其職可難滅賊精神都不用在國家上
賊勢如此計之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誰

無廉耻但不肯奮發任事都是一味浮泛瞻
徇麟徵奏臣由用人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
委實不堪言官亦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
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馬六升做吏部
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及下
部覆必詳細分別其人應去應留其人言當
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者言官只管言即
言之當否與稱職不稱職自聽朝廷處分此
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敷更得輔臣

主持天下事猶可為帝曰已屢示旨了麟徵
奏頃熊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維
是出位妄言第諺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
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輔此亦
人情所必至總是姜垓無知出語不倫開元
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帝曰熊開元假托私
密陰行讒譖小加大賤凌貴漸不可長前旨
已明起夫御史黃澍奏往河南慰安周王賑
恤灾民帝頃刻奉差已久起身太遲戶科廖

國遴糾宣督江禹備委卸御史周燦請逮不
用命行間許臣御史楊若橋舉劾若望教習
火器左都御史宗周駁之謂國之大事不專
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成
到一處殘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
若望向年倡說天主邪教蠱惑人心堂中
國止用小火禦敵豈不貽笑天下又奏若望
小小伎倆何益成敗之數只要法紀修明賞
罰妥當使人心震悚庶幾閭外只命可望成

功帝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計做那一件
宗周對惟在皇上命吏兵二部慎選督撫
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
不太平如今只管說選才望不論操守致有
使貪使詐貽害至此帝曰督撫自是要才守
兼全宗周奏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
段才幹不是區區有操守的便做得宗周奏
范志完十一操守不好今又貪冒克兵以致
軍心渙散十一知道了宗周奏朝廷待言官

有体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即有
應得之罪十一初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
姜採狂躁無知不能無罪但以主上急切求
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於聖十一國体有傷
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時事艱
危擴聖度於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如臣
宗周褻亦因言獲罪中道再疏冒瀆蒙皇上
不加斧鉞放還田間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
罪實甚于一臣臣何幸而遇皇上之優容二

臣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恩宥也臣又有說
于此前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所不能堪
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廢之列
今二臣慙直不及道周道周何幸而遇破格之
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人
臣見有無禮於君者即當糾劾二法司錦衣
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言官有骸假使貪贓
壞法欺君君上溷亂紀綱的通元不該問了
宗周伏地叩頭奏云臣請罪帝諭曰黃道周

聞他有學士學士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
爾懷拘拘何都察院卿等等來劉宗周
候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詞合詞十枚蔣德璟
吳姓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麒奏臣在直
房與同官諸臣商議熊開元姜垓有罪仰干
聖怒臣等宜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俟聖俞始
決不意臣需次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抹語言
慙直直論起事罪實由臣伏乞皇上將臣處
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金光辰

奏劉宗周申祿姜垓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
幸逢，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
君廣為言之美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
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尚書張國維奏劉宗周
清執素著即如臣受事之初宗周相會即以
操持砥礪謂欲整釐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
膺其誥但于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畧
方今多事之時老成當惜伏乞聖明寬宥上
曰熊開元這兒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

了兵部侍郎馮元飈哭泣救爭衣袖盡濕
金光宸亦聞皇上諭熊開元疏想是
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硯立客也不會
與熊開元實不相往來宗周與臣同官臣極
知他就是前日恭聆皇上面諭不但姜垓熊
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亦俱有罪皆惶惧不安
叩宗周在外邊與臣等也說他不是因皇上
面諭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牖之益其實
從君德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故一即皇上帝

憲綱見在素得日與諸御史申飭前同臣察
理城守不避風雨老成可念帝曰金光辰也
著議處光辰奏臣忝風紀之地每與宗周言
要天下治安全在撫按若巡按盡得其人天
下太平宗周為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
色人心也是振肅的皇上若是留他這個光
臣願向臣罷斥臣如有一字之私願甘斧鑕
工部尚書景文及五府勲臣同出班力救
上曰面諭其門卿等不必申抹起來劉宗周

金光辰

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擬

罪即奏

持不發同捧至御前力抹首輔

言詞甚婉蔣德璟曰向前唐太宗惡魏徵直

諫入宮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

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帝遽曰唐太宗才朕

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吳姓奏

皇當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

於敗夕上問怎姓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

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不喜魏徵

故欲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默然久之乃去

刑部罪數字

紹事上孫承澤疏言臣聞風紀之司國是寄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失其人則無以定衆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為更置也邇蒙皇上起劉宗周於廢籍而為風憲長臣適奉差在外遠邇相傳無不加額一為聖朝美政及臣一見其經過之地人皆望其丰采及聆其言無不轉相稱說以為規法

蓋宗周四有指一介孤清事以合乎古人行必準其迹似近其氣以賴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前蒙召到其語詞過激衆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重譴我皇上之量真天地覆冒之量也我皇上之心真堯舜闢門之心也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河追崇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意數年來署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盜賊四方相因熾自舊臣

登用始稍知八閭有廉耻事語云山有猛虎
藿藜之不採言國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
周就鼎未久突不以黔落職遠去士論能無
共惜至僉憲臣金光辰冰蘖為心薑桂為性
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
嫉貪如讐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於
京師有俱能言之幸於摧折之際畀以佐憲
之任今八語言失簡同時獲罪在二臣變
主固有知八怙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

之日豈僅附去國之時在聖朝無不愛
惜之人八子難廢執奏之八義伏望聖
慈宥其過失錄其生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還
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勵晚節振揚風紀所
裨於國是人心不小矣臣抱病註籍因思大
政所關難以緘默溺職冒昧于瀆宸嚴統祈
垂鑒

憲臣殺

崇禎五年十二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

糾憲 殺人之案已明疏言臣聞律莫重于
殺人 人者抵罪莫大于欺罔欺罔者誅法
紀昭然不以巨慙而或漏焉者也若副都御
史宋之普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說焉之普寓
中死屍二軀潛行掩埋科臣袁愷忘桑梓之
私執朝廷之法據實入告其原而中載招埋
則有二強盜其知情則有蘇管家及麻面厨
子事固 指掌在之普自應流首認承束
身就法乃 氣橫蔑視法紀自恃身為負

隅之虎勢 悲坑之狐乃肆口 嚙堅言子
虛隣右 勢壓屬下御中 可以情囑
若謂 氣焰殺其二人止尋常事我但言為
無誰敢執之為有遂使輦轂之下通衢之間
有重泉難訴之冤青憐夜號之慘亦從前僅
見之事矣且其死者或妾或媵為臧為獲據
實掘其法或末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懾言
官不 已目無君父則其欺罔之罪視殺人
之罪 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于理因科

臣左 弟黃雲師尚未奏明今兩臣之疏俱
下臣、再四參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
人者不死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
臣等職掌所關寧敢嘿嘿伏乞聖明勅下法
司提問根究二死下落嚴伸欺罔之罪庶大
法彰而人心肅矣

